

陈青云武侠小说专辑



怒 劍 飛 魔

● 台湾 ● 陈青云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内容提要

武林像无涯的大海，波诡云谲，瞬息万变；武林人，像其中的一个泡沫，古往今来，生息兴奋，循环不已。

《怒剑飞魔》记述了少年柳杰奉父命离家闯荡江湖，巧得“玄录宝典”下半部，使 15 年所习武功得以解禁。之后，围绕着柳杰的身世以及寻找仇人“血手印”的艰难历程展开了一个惊心动魄，疑云叠出的故事。

《圣心魔花》是《怒剑飞魔》的续篇。描写了武士柳杰为揭开“血手印”之迷，闯绝谷，入虎穴，索血报仇的故事……同时描述了他与魔花白绝玉娇及宇文冬梅、春桃之间相爱而又不能爱的动人故事。

本书情节曲折，险象环生，人物神秘，莫测其踪，让人读之不忍释卷。

目 录

第五章	死人再现	(569)
第六章	穷追恶徒	(589)
第七章	又获新生	(603)
第八章	泣血伤心	(620)
第九章	情海痴魂	(633)
第十章	断肠天涯	(644)
第十一章	离奇梦境	(654)
第十二章	情天梦回	(665)
第十三章	孤魂野鬼	(683)
第十四章	冒死一拚	(701)
第十五章	阴谋败露	(718)
第十六章	绝谷逢生	(735)
第十七章	反目成仇	(745)
第十八章	扑朔迷离	(764)
第十九章	识破毒谋	(778)
第二十章	索血报仇	(792)
第二十一章	飘花梦醒	(811)

第五章 死人再现

只有月亮，不见灯光。

柳杰站在花径上，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他上两次来，只到大门外为止，这里面的一切，对他仍是陌生的。

突地，一条人影，迎面蹒跚而来。

柳杰下意识地一阵紧张，立呈戒备之势。

人影行近，柳杰仔细一看，不由心头剧震，惊叫出了声。

现身的，赫然是一度为玄天教少教主的褚雄——现在该叫柳雄。

柳雄待在桃花汀，这的确是无法思议的事，这证明了“行尸女”母女与桃花汀主人宇文一有某种特殊的关系。

柳杰一时傻了眼。

柳雄在走到距柳杰约莫六七步之处停住，双目无神，木木然望着柳杰，片言不发。

柳杰久久才进出话声道：“大哥！”

柳雄木然开口道：“大哥……谁是大哥？你……是谁？”

双方以前曾交过手，作过生死之搏，而现在竟湮面不识，柳杰心头一阵惘然，苦笑着道：“小弟柳杰，大哥难道忘了？”

柳雄茫然摇了摇头，道：“我不认识你！”

说完，自顾自转到别处去了。

柳杰窒在当场，对方已变成这样子，跟他说什么都是多余，“行尸女”说过，柳雄丧失了记忆，由一个武林前辈治疗，想不到竟然是桃花汀主人。

突地，一个震耳的声音道：“小子，你公然敢登堂入室！”

柳杰陡然一震，车转身，又是一窒，下意识地向后退了一个

大步，由外而入的，正是桃花汀主人“陆地神仙”宇文一。

这被称为天下第一邪的人物，无形中有一股慑人的力量。

柳杰竭力镇定心神，基于礼不可失，拱手一揖，道：“前辈好！”

“陆地神仙”冷漠地道：“老夫还没死，你小子是怎么闯进来的？”

柳杰也以同样冷漠的声音道：“循通路进来的！”

“陆地神仙”冷哼了一声，厉人的目芒在柳杰面上一绕，道：“来此何为？”

柳杰先不提送信的事，面皮一阵抽动，咬着牙道：“请问，冬梅是怎么死的？她的墓何以被毁？”

“陆地神仙”眉毛一竖，暴怒道：“小子，你敢过问老夫的家事？”

柳杰毫无惧怯地道：“晚辈不能不问！”

“陆地神仙”一摆手，道：“滚！”

柳杰寒声道：“没这么简单！”

“你小子要等老夫劈了你？”

“悉听尊便！”

“你小子的真正来意是什么？”

“探究一下冬梅的死因！”

“放屁，你滚是不滚？”

“我不会这么随便就走！”

“你小子为什么不跟她去死？”

“也许会，等明白真相之后，因为你是冬梅的父亲，所以我尊你一声前辈，不然……”

“不然怎么样？”

柳杰在极度悲愤之下，只不择言、脱口道：“你是个不通人性

的怪物！”

“陆地神仙”一向是有自己没别人，登时怒不可遏，气得吹胡子瞪眼，扬拳道：“老夫劈了你！”

说打就打，一掌劈向柳杰。

柳杰当场被震退了三四步，一阵气翻血涌，咬牙道：“因为你是冬梅的父亲，我让你这一掌。”

“陆地神仙”气得老脸变了形，呼地又是一掌，这一掌劲道之强，足可推平一座土丘。

柳杰以“混元神功”全力迎击。

一声暴震，木叶纷飞，柳杰直踉入花丛，几乎栽了下去，定定神一看，不由亡魂大冒，眼前景物全变，赫然这庭院的花树，也是一座奇阵，在情急之下，狂声大吼道：“诡计坑人，算什么人物！”

“陆地神仙”厉声道：“小子，你真是有种，出来，横三步，左转直走。”

柳杰依言走动，又回到了花径上。

“陆地神仙”片言不发，左手疾圈，罡风破空卷涌，柳杰曾吃过这种怪功力的亏，心头大凛，双掌急扬。

但迟了，内力已无法提聚，“陆地神仙”改圈为拍，“砰！”挟以一声凄哼，柳杰口血飞进，仰栽八尺之外。

柳雄缓缓行来，对眼前事似乎无动于衷，仍是那木然痴呆的样子。

“陆地神仙”一摆手，道：“你进去！”

柳雄倒是听话，蹒跚入内去了。

“陆地神仙”气呼呼地望着柳杰道：“你现在可以滚了！”

柳杰咬牙起身，手按剑柄……

“陆地神仙”暴喝道：“此地不许动刀剑，这是规矩！”

柳杰气昏了头，抗声道：“谁管你什么臭规……”

一句话还没说完，眼一花，已被“陆地神仙”牢牢扣住腕脉，柳杰愤极欲狂，但却无法反抗。

突地，“陆地神仙”望着地面惊声道：“这是什么？”

原来柳杰受托传送的那封旧信，在被击倒之时，掩落地上，封面上有“陆地神仙”的名字，月光下能有此目力，实在惊人。

柳杰低头一看，道：“是我受人之托送来的！”

松了手，拣起旧信，后退数步，撕开封口，抽出信笺，就月光下展读，看着看着，突地全身发起抖来。

柳杰大感困惑，不知道“轮回谷主”在信里写了些什么，竟然使自命天下第一的“陆地神仙”如此激动？

“陆地神仙”看完，把信塞入怀中，瞪视着柳杰道：“你……在什么地方碰上她？”一反常态，声音是颤抖的。

柳杰曾受“轮回谷主”的嘱咐，不许透露任何情况，不假思索地道：“无可奉告！”

“陆地神仙”大叫道：“小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柳杰抹了抹口边血渍，道：“没什么，就是如此！”

“你……真的……”

“我答应过人家守秘。”

“你不说？”

“不说！”

“陆地神仙”仰首夜空，发出一声喟然长叹，像是很难过的样子，及腹的雪白长髯，在月光下有如银丝。

柳杰万分不解，但他不想问。

以宇文冬梅不到二十的年龄，似乎不应该有这样老迈的父亲，做她祖父都绰绰有余，这是柳杰一直盘旋在心头的疑问。

沉默，空气变成了死寂。

久久，“陆地神仙”才打破了沉寂的空气道：“柳杰，告诉我，

她目前的情况？……”

他像是骤然之间苍老了，似乎说话都乏力，称呼也由小子改叫名字，这使柳杰激奇不已。

看来，“轮回谷主”与“陆地神仙”之间，定有某种十分特殊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就无从想像了。

柳杰以断然的口吻道：“对不起，歉难从命！”

“陆地神仙”目爆精芒，向前跨了一个大步，似乎又要想动手……

柳杰一手按剑，一手伸入胸衣，抓住“魔镜”。

如果“陆地神仙”真的再要使强的话，他就要使用“风雷剑”与“魔镜”，不计一切后果。

“陆地神仙”瞪视了柳杰片刻，目光又黯了下来。

柳杰也随之放下双手。

“陆地神仙”显得很吃力地道：“柳杰，你见到对方本人了？”

“是的！”

“她好吗？”

“看来不坏！”

“她还说了些什么？”

“没有了！”

“你是如何碰上她的？”

“我只管传书，别的恕不作答。”

“陆地神仙”低下头，思索了半晌，再抬头，目中精芒又现，激动地道：“你转告她，就说办不到！”

什么事情办不到，柳杰当然无从知道，当然，他无须问，对方也不会说出来，传书，捎回话，他的任务便算完成了。

当下颌首道：“我会转达这句话。”

“陆地神仙”一摆手，道：“你可以走了！”

柳杰咬咬牙，道：“冬梅的坟墓被毁……”

“又怎样？”

“我要知道原因！”

“人死了，一切归于虚无，坟墓，那算什么，世俗人的花样而已，臭皮囊何处来，何处去，真正埋葬人的坟墓，该在灵台方寸之间！”

怪论，违反世俗人情，但却不无道理，纪念一个人，该用心灵，那是不败坏的永久安息之所。

柳杰若有所悟，深深一想，拱手道：“告辞！”转身向外走去。

※ ※ ※

过午时分，孝感在望。

柳杰心里一阵忐忑，春桃在旅店神秘失踪，不知道回来没有，事情已办妥，捎回来一句话，如果春桃仍没消息，该怎么办？

难道要再跑一趟“轮回谷”？做事得有始有终……

正行之间，道旁林子里突地传出一声娇唤：“杰哥！”

这不是春桃的声音吗？柳杰大喜过望，飞快地投入林中，一看，果然是春桃，迫不及待地道：“春桃，我真担心找不到你……”

春桃春花也似地一笑道：“我回店看到你的留字，知道你已经赴桃花汀，算准你回头的时问，在此地等你……”

说着，面色一沉，又道：“事情办得怎么样？”

柳杰吁口气，道：“信……算是送交本人了！”

“怎么说？”

“拣回来三个字！”

“哪三个字？”

“办不到！”

春桃粉腮骤变，咬牙道：“好，很好，办不到……”

柳杰忍不住脱口道：“春桃，到底是怎么回事？”

春桃期期地道：“这……目前我不能告诉你。”

柳杰讪讪地道：“算我没问吧！”

春桃柔声道：“杰哥，你会生气吗？”

柳杰朗然一笑，道：“怎么会呢？我为什么要生你的气，本来，我是不当问的，对了，你在客店里怎么突然失踪？”

春桃粉腮立时浮上了一层愤然之色，轻轻一挫牙道：“我在房间里坐着，突然有人在窗外骂我不要脸，我追了出去，对方身手可真滑溜，到城外才追上……”

柳杰皱眉道：“是个什么样的人？”

“是个蒙面少女。”

“蒙面少女？”

“是的，她不通名，不道号，也不肯出示真面目，只警告我离开你……”

柳杰大感震惊，这蒙面少女是谁？在自己接触过的女人中，宇文冬梅业已辞世，祝怀玉生性柔顺，不会做这种事……

最可疑的是“吊亡仙子”，只有她知道自己与春桃住的店房，蒙面，当然是要掩饰真面目。

可是，她从来没对自己表露过爱意，难道……她又是为了要促成祝怀玉的好事吗？按情察理，这判断似乎不错，心念之中，道：“春桃，照你看，会不会是到客店来找我的叫金婵的女子？”

春桃想了想，道：“声音似乎不对……”

柳杰道：“一个内功有根基的人，声音是可以改变的。”

春桃粉腮一变，道：“什么？……她……爱你？”

柳杰摇摇头，道：“我们之间，只是道义上的来往，从来没涉及儿女之情，她也没表露过。”

“那她为什么要警告我？而且……满含妒意！”

“这就知道了！”

“杰哥，唯有女人，最了解女人的心理，她的用心，我可以感觉出来，有的女人，她不肯明里显示，但……相当执着，不轻易动摇，你说的金蝉，很可能是这一类的女子……”

“这……我不知道。”

“还有，我们动过手！”

柳杰惊声道：“你们动过手？”

“是的，我差一点栽在她手下！”

“结果呢？”

“她突然走了，不知为什么？……”说着，突地用手一指，变色道：“看，她来了，就是她！”

只见一个蒙面少女，不知何时站在数丈之外。

蒙面少女，她是谁？什么时候现身的？

惊诧骇异，柳杰看不出对方是谁？他只能断定一点，这蒙面少女绝非“吊亡仙子”金蝉，那她是谁，为什么要与春桃争竞？

春桃瞟了柳杰一眼，道：“她是谁？”

柳杰有些茫然地道：“我看不出她是谁？”

蒙面少女不言不动，只静静地遥立着。

春桃竟似不信地道：“你会不认识她？”

柳杰道：“真的认不出来！”

春桃道：“那可就是怪事了，你怎不上前问问看？”

柳杰前移两步，大声道：“请问姑娘是谁？”

蒙面少女发出一声幽然长叹，突地扭转娇躯，翩然穿林而逝。

柳杰怔住了，对方不说话，只叹了口气便走了，这算什么意思，她到底是谁？倏地，柳杰想到了曾化名“阴司毒妇”的司徒碧珠，不由脱口道：“难道会是她？”

春桃急问道：“谁？”

柳杰期期地道：“不一定是，我只是猜想……她可能是‘擎天剑客’与‘阴司毒妇’所生的女儿司徒碧珠。”

春桃惊声道：“你说的‘擎天剑客’是不是叫司徒古风？”

柳杰大感意外地道：“不错，怎么……你认识司徒古风？”

春桃急声道：“我非追到她不可！”

最后一个字出口，人已在三丈之外，连闪而没。

柳杰怔住了，暗忖，春桃与司徒古风又是什么关系？江湖中的事，真是缠夹不清，自己只是猜测，蒙面少女并不一字就是司徒碧珠。

好奇是武林人共同的特性，何况蒙面少女找上了春桃，是为了他，柳杰心意一转，也循同一方向追了去。

这道林子很长，顺着官道延伸到老远。

一口气追出了里许，林子被一条横恒的溪流阻断，不远处是一道石拱桥，连接两端的官道。

林缘，近溪边，有块狭长的草地，春桃与蒙面少女对立，果然被她追上了，柳杰悄没声地掩了过去，在树后藏起身形。

只听春桃声音激动地道：“你到底是谁？”

蒙面少女道：“你管不着！”

“你……是不是叫司徒碧珠？”

“这名字没听说过。”

“那……你究竟是谁？”

“我就是我！”

柳杰注意听蒙面少女的声音，想从声音认出对方，但她的声音很怪，略带暗哑，根本就不曾听过，当然也不像司徒碧珠，她是谁呢？

柳杰因惑极了，他怎么也想不出对方是谁。

春桃声音一寒，道：“你找上我是什么意思？”

蒙面少女道：“高兴！”

春桃不由动了火，口角一披，道：“你警告我离开柳杰，为什么？”

“因为你不配他！”

“你才配，是不是？”

“不错！”

柳杰在暗中又是一愣，她到底是谁？

春桃咕叽一笑，道：“妙极了，柳杰连你是谁都不知道……”

蒙面少女满无所谓地道：“我知道他就成了！”

“这么说，你是一个厢情愿？”

“并无不可！”

“你知道什么叫害臊吗？”

“不知道害臊的是你。”

“你知道我是谁？”

“一个不要脸的女子，与男人同住客店。”

春桃不怒反笑道：“他喜欢，我高兴，两厢情愿，干你什么事？”

蒙面少女大叫道：“你已经跟他睡过觉了？”

这句话实在不堪入耳，连柳杰都红了脸，这种口不择言的女子还真少见，春桃是个大闺女，当然受不了，杏眼一瞪，道：“下流，无耻……”

“你骂谁？”

“骂你！”

“骂得好，你会后悔莫及！”双掌一扬，劈向春桃。

春桃举手相迎，“砰！”然一声，各退了一个大步，双方功力似不相上下，春桃怒火难遏，主动欺身发掌，部位角度，玄奥十分。

蒙面少女不闪不避。

“砰！”春桃一掌结结实实击中蒙面少女的右上胸，论劲道，这一击一般高手是承受不起的，蒙面少女只晃了一晃。

柳杰心头一动……

就在这电花火石之间，蒙面少女一翻掌，扣住了春桃的手腕。

这一着，大出春桃意料之外，不由惊叫出了声。

柳杰激奇不已，一个少女能捱打，这的确是罕闻罕见的。

春桃腕脉被制，照理应已失去了反抗之力，但事实上却不是那回事，左掌一扬，切向蒙面少女的右上臂。

蒙面少女反应相当神速，振臂、甩腕、拧身，娇喝声中，把春桃抛了出去。

春桃拧腰一个倒弹，回到原地，动作俐落妙曼，令人叹为观止。

柳杰本准备现身揭开蒙面少女的真面目，心意一转，又止住了，他希望能借暗中观察，来判明对方的身份，能见则见，应付起来便顺当些。

蒙面少女冷冷地道：“看不出你还真有两手！”

春桃怒冲冲地道：“你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

蒙面少女突地仰起螭首，向着空际，喃喃自语道：“我的目的是什么？是什么？……”

春桃大感愣愣，莫非对方是个神志不清的疯子？可是举动又不像，这当中有什么蹊跷？

柳杰隔得远，小声的话听不够真切，但从蒙面少女的动作，可以看出对方有些诡异莫测。

春桃不死心地道：“你到底是不是司徒古风的女儿？”

蒙面少女突然厉叫一声：“我想杀人！”

春桃下意识的向后退了一步，为之瞠目结舌。

这少女语无伦次，难道真的是个疯子，可是，她曾提到柳杰之名，而柳杰却又不认识她，这就有些匪夷所思了。

柳杰在激奇莫释之下，沉不住气了，弹身飘入草坪。

春桃迎着道：“杰哥，你也来了？”

蒙面少女娇躯显然地一震。

柳杰上下打量着蒙面少女，近在咫尺，他还是看不出她是谁。

蒙面少女缓缓后退，把距离拉长到两丈。

柳杰忍不住开口道：“姑娘到底是谁？”

蒙面少女没开口，娇躯却在发抖。

柳杰声调一沉，道：“姑娘再不表明身份，在下可要得罪了？”

蒙面少女依然没开口。

春桃可有些气不过了，另一方面，女人在情感方面是相当敏感的，她有心要揭开这个谜底。

她对柳杰的说法并不完全相信，欺身上步，纤掌一扬，道：“我不信这个邪！”双掌齐推，登了出去。

罡劲凛冽，惊人至极。

蒙面少女没还手，当场被震得倒踉了四五步。

春桃得理不让，再次进迫，纤掌玄奥无比地一划，左掌切向对方胸腹之处，右手五指变爪，后发先至，闪电般抓向对方的蒙面少女。

柳杰心弦一紧，一招二式，蒙面少女决应付不了。

精芒乍闪，春桃惊叫一声，震退八尺。

蒙面少女手中多了一柄晶莹的短剑。

春桃粉腮全变，抬起右手，袖口已被划裂，隐约见红。

柳杰栗声道：“春桃，你受了伤？”

春桃切齿道：“我非杀她不可！”

蓦在此刻，两条人影电奔而至。

柳杰转目望去，不由大感意外，来的竟然是“人魔”张驼和薛四姑，忍不住惊噫了一声。

春桃侧转身，也是心头一震，她不认识他俩。

蒙面少女一跺脚，电闪逝去。

魔驼怪喝一声：“别走！”疾追而去。

薛四姑却直迫柳杰身前，以一种十分怪异的目光瞪着他。

柳杰突有所悟，俊面陡起变化，脸上的肌肉阵阵抽搐。

他在想，蒙面不怕掌指，警告春桃，被魔驼和薛四姑追截……想着，想着，狂叫一声：“是她！”

身形一弹……

一道奇强无比的掌风，把柳杰弹起的身形，硬生生的震回原位，出手的是薛四姑。

春桃倒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惊怔了。

柳杰厉呼道：“四姑，难道真的……”

薛四姑立即阻止柳杰的话头，道：“你想做什么？”

柳杰狂声道：“为什么骗我，为什么？……为什么？”

薛四姑厉声道：“你真的要把事情弄到无法收拾？”

柳杰激动如狂，全身的血管都在膨胀，手脚发麻，感到一阵阵的天旋地转，蒙面少女竟然会是宇文冬梅。

她没死，她仍然活着，心念之中，大叫道：“为什么要骗我？”

春桃整个地呆了，柳杰的狂态，使她意识到事态严重。

薛四姑面色一缓，道：“柳杰，你冷静些，你追求的是孽不是缘……”

柳杰咬牙道：“孽……孽……我要知道为什么？”

薛四姑摇头道：“我不能告诉你！”

“为什么？”

“这是规矩！”

“规矩……谁立的？”

“主人！”

柳杰像喝醉了酒似的，摇摇欲倒，痛苦至极地道：“为什么……她也要跟从别人一道来骗我？……为什么？”

薛四姑冷极地道：“痛苦的不是你一个人！”

柳杰厉声道：“你们……逼迫她，是你们迫她……”

薛四姑容色一正，道：“绝非危言耸听，严重的后果，定使你后悔几辈子。”

柳杰因激动而喘息，双目赤红似火，在泛着狂焰。

薛四姑目注春桃道：“你是他新结识的女友？”

春桃点点头，没有开口。

薛四姑接下去道：“好好地爱他吧，祝你们幸福！”

说完，又转向柳杰道：“柳少侠，让一切从此结束吧，专心你报仇的大事，我走了！”说完，叹了口气，弹身疾奔而去，转眼无踪。

柳杰木然成痴，兀立着如一尊石像，宇文冬梅没死，这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事，然而，为什么这些人要破坏这一份感情呢？

为什么？

为什么？

似乎天地已经改变，日月也变了色，他梦呓般地自语：“不，我要找到她，要她亲口告诉我，到底为什么？”

春桃靠近些，一脸因惑迷惘之色，期期地道：“杰哥，怎么回事？”

柳杰暗声道：“你不知道……”

春桃道：“就是因为不明白我才问呀！”

“不要问！”